

经典  
名著

JingDianMingZh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家庭图书馆  
JIA TING TU SHU GUAN

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

MINGZUOJIA

DASHIJIAO

HAOZUOPIN

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

# 生为女人





家庭图书馆  
JIATINGTUSHUGUAN

经典  
名著

JingDianMingZh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

MINGZUOJIA

DASHIJIAO

HAOZUOPIN

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



生★为女人



## 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议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。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，短篇小说集两部。从一九八五年开始，我们每年从中、短篇小说中编选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。现在精选的是一九九一年争鸣作品选集，奉献给读者。这部选集，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，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二至三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，以便读者从中对作品及其争论焦点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泸沽湖的诱惑 .....         | 松 鹰 (1)    |
| 极巧妙的结合 .....         | 马光复 (70)   |
| 有些异味儿的诱饵 .....       | 德 娴 (75)   |
| 生为女人 .....           | 王浙滨 (80)   |
| 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评小说《生为女人》 .....    | 李 玫 (106)  |
| 切碎了的父亲形象 .....       | 熊元义 (110)  |
| 陈奂生出国 .....          | 高晓声 (113)  |
| 迷失在异国他乡 .....        | 朱湘南 (198)  |
| 亦喜亦忧话满足 .....        | 乌兰高娃 (202) |
| 此情绵绵无尽期 .....        | 蔡洪声 (206)  |
| 诗意与理性 长处与不足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读《此情绵绵无尽期》 .....   | 朱 侠 (254)  |
| 夜半无人私语时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《此情绵绵无尽期》读后 .....  | 陈 墨 (257)  |
| 一地鸡毛 .....           | 刘震云 (264)  |
| 对《一地鸡毛》的争鸣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..... 何振邦 蒋原伦 雷达 潘凯雄 | (315)      |
| 新兵三事 .....           | 石钟山 (322)  |
| 对国民精神的深入探索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——评析小说《新兵三事》 .....      | 林 青 (335) |
| 荒诞：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《新兵三事》中荒诞的表现及意义 ..... |      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王 朝 (340) |
| 内当家之死 .....             | 卢万成 (344) |
| 深刻的困惑 真实的形象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评《内当家之死》 .....        | 东方亮 (368) |
| 什么思想倾向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评《内当家之死》 .....        | 燕 子 (371) |
| 都市的骚动 .....             | 孙 砾 (373) |
| 一篇虚假平庸的小说 .....         | 菲 文 (486) |
| 一个当代中国女人的喜悲剧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评小说《都市的骚动》 .....      | 门和平 (489) |

# 泸沽湖的诱惑

松 鹰

早就听说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畔，居住着一个自称“摩梭”的少数民族，至今仍保留着母系制的遗风。他们约有几万人，大都过着女不嫁、男不娶的走婚生活。这个神奇的伊甸园，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大批的外来人，有观光的游客，采访的记者，作家，艺术家，拍电视的，搞民俗民风研究的，自然也有形形色色的猎奇者和猎艳者……

去年暮春时节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，搭上了开往这块禁地的吉普车。和我同行的有诗人高更，也许是巧合，他的名字和法国那位放浪不羁的印象派画家一模一样。

但我敢起誓，使画家高更获得艺术生命和灵感的那个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，它的神韵和魅力，永远也比不上泸沽湖！

那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旅行……

—

省作协组织部分作家到攀钢深入生活，半个多月的时间。采访活动接近尾声时，陪同我们的宣传部长鼓动说：“你们应该去

泸沽湖看看!”“远吗?”“坐车从山区公路走，只要一天路程。”

这个建议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。

只是车子很不好找。等了三天，同来的几位朋友都先回省城去了，只剩下我和高更两人，决计碰碰运气。高更是A市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，省作协会员，因长诗《天驹》曾在全国获奖，也算得上是一位文坛的人物。他对泸沽湖慕名已久，早就想去看看。我说不清是被什么力量驱使留下来的。那时我刚刚经历一场感情的创痛，心力交瘁，遍体鳞伤。也许我是有意要避开都市的喧闹，希望躲进一块净地舔舔伤口，也许还因为我想试试写一个没人写过的摩梭人的故事。

我们总算没有白等。在最后一天，承蒙市文联的好意，答应派一辆小车给我们。这是一辆越野性能很好的北京吉普，司机老孙三十开外，皮肤黧黑，虽然在攀枝花工作了好多年，去泸沽湖他也是头一回。

我们从渡口驱车出发，西行五十公里，尔后朝北驶入山路。窗外渐渐现出莽莽森林。

老孙是一个寡言的汉子，驾驶技术很棒。高更衣冠楚楚，戴着墨镜，一脸的兴奋和欢愉之色，俨然一个去度假打猎的绅士。

北京吉普盘山而行。车厢里回荡着齐秦的《狼》。这歌声在旅途中听起来，好像在为我们伴奏。

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 
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  
凄厉的北风吹过，  
漫漫的黄沙掠过，  
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，  
报以两声长啸，

不为别的，  
只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。

.....

后来吉普车中途迷了路，车在崎岖的林区公路上颠来颠去，也找不到出口。四周全是荒无人迹的原始大山，山脊上裸露着红土，一派蛮荒之色。

高更不时将脑袋探出窗外，东张西望着：“嘿，泸沽湖在哪个方向哟！”

“还早得很哩！”孙师傅憨厚地一笑。

中午时，吉普车终于驶出深山野林。穿过一片黄土坝子时，汽车的右前方忽然出现一群正在劳动的彝族姑娘，穿着鲜艳的衣裙，很漂亮。她们看见吉普车好像很惊喜，一齐朝我们挥手吆喝，情景很动人。高更摘掉墨镜，幽默地在空中舞动着。口中赞道：“漂亮极了！”

孙师傅转过头说：“摩梭族姑娘听说更漂亮哩。”

吉普车继续在丛山峻岭里盘旋。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颠簸，暮色降临时分，神秘的泸沽湖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！

这时候天色渐渐暗淡，但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云隙里偶尔露出一块金色灿烂的夕照。这景色很奇特，整个山岭弥漫着一层薄暮，但从车窗里可以望见对面山巅映着阳光。汽车绕过一个峡谷，贴山逶迤而行。蓦然间，一座雄峻的山岗映入我们眼帘，铁灰色的巉岩摩天而立，山崖上垂挂着一簇簇淡紫色的杜鹃花，在薄暮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
汽车绕过巉岩爬上最高岭时，我们突然看见，在前面山谷里静静地卧着一个湖泊，灰蓝色的湖面，宛若一块巨大的钢板闪闪发光。湖面上罩着一层乳白色的雾霭，四周的山脚透出朦

脱的赭红色。我们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。

高更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走进了神秘的女性王国！”那口气，很兴奋，有一种闯入禁区的感觉。

大家都噤不作声了，呆呆地望着被暮色遮住了一半的那块梦幻般的蓝色。

## 二

吉普车开进泸沽湖畔的村寨时，天色已完全暗下来。奇怪的是，到处都看不见灯光。

一个穿深色藏袍的老头比着手势，把我们乘坐的车迎进一个围着木栅栏的小院。浓重的暮色中，看不清寨子的全貌。凸凹不平的公路从村寨中间穿过。我们停车的斜对面，有一排简陋的小木屋，像是为游客准备的旅店。木屋旁有一家小杂货铺，穿藏袍的老头是杂货铺的老板。

当晚我们在小木屋里住下来。店主人是一个中年汉子，穿着和内地人一样，头上戴顶绿军帽，很殷勤地为我们点亮蜡烛。不一会，小店的女主人背着柴禾从村头回来。女主人体态丰满，圆圆的脸，头上盘着粗大的发辫，非常好客，她放下柴禾，立刻点燃炉火，为我们烧鲫鱼汤。这里的鱼好像很多，小的也有巴掌大。

“这里是泸沽湖村吗？”我们好奇地问。

“是罗，我们这儿是上村，靠湖的叫下村。”女主人用汉语答道。

孙师傅是个厚道人，我也不大擅于外交。高更却很容易和人混熟，尤其同女性打交道，他风趣诙谐，还带点玩世不恭的侃劲，很善于讨对方喜欢。

鱼汤鲜极了。我们围着小木桌，一边喝一边和主人聊起来。  
男主人介绍说女人是他的媳妇（老婆），这使我们颇感意外。

高更睁大眼睛追问道：“不是说摩梭族不结婚吗？”

男人解释：“我们是普米族，普米族可以结婚。”

女主人望着我们直笑。

可是次日清晨，她同我们谈起摩梭人的“走婚”时，却明白地说：“我们都觉得走婚好罗！”而且据她说，普米族也有走婚的。

“走婚究竟哪个走法呢？”高更涎着脸问，仿佛取经似的。

女主人只是笑而不语。

当天夜里，我们在小木屋的里间歇息。床是用圆木钉的，有点像炕。被子也还干净。屋顶上露出一个小小的天窗。孙师傅劳累了一天，晚上喝了几杯白酒，倒床不一会就传出了鼾声。

我和高更却一直难以入睡。

令人魂牵梦萦的泸沽湖就在我们身旁。在这个马蹄形的美丽湖泊四周，居住着三四万摩梭人。这个民族古朴、淳厚而又神秘。他们自称“纳”或“纳日”。但是他们究竟是哪个民族的后裔？为什么叫摩梭人？至今仍是一个谜。有人说他们的远祖是蒙族，成吉思汗称雄一世南下时，在川滇交界处留下的遗部繁衍而成。但他们的宗教习俗（信喇嘛教）又和藏族很近。也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纳西族的一个支系，抑或纳西是摩梭的一个支系？还有资料称，“民族学家们认为他们属于我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氐羌人的后裔，后来游牧迁徙到川滇高原山区……”他们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过着一种天然、宁静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这里的风土人情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污染。历史已经进入航天飞机的时代，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种母系社会奇特的婚姻方式，这确实带有浓厚的远古童话的色彩。一个神奇的东方童话！

高更像喝了兴奋剂似的，躺在床上给我大吹了一通“走婚”的奥秘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是前天刚从渡口宣传部长那儿趸来的。“据称摩梭人过婚姻生活的男女双方称‘阿夏’关系，他们相亲相爱，但并不组成家庭。一般是男阿夏晚上夜访女阿夏住处同宿，翌日天破晓时，男阿夏必须趁女家成员未起床时匆匆离去，返回自己的亲家……你说有意思不！这种‘阿夏’式的走婚关系，有的也叫‘阿住’、‘肖波’，含有情侣、爱人的意思。男女双方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，男方也不承担养育的责任。”

“那男的不有点窝囊吗？”

“不，那叫洒脱自在，双方情愿……”

在这温馨的夜晚，谈着摩梭男女的风情，令人有一种微醺的感觉。但我的心中却浸润着一种苦涩，伤口在隐隐作痛。和高更相比，我不像他那样兴冲冲，意昂昂，那样轻松潇洒。我真有点羡慕他。他是来寻找灵感和快乐的，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冒险精神的闯入者。我却是一只丧家之犬，一匹走在荒野里的狼。我不是为了来寻找。而是因为失落了，失落得好痛！

昏黄的烛光摇曳着。高更继续耍着贫嘴，最后他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再给你透露一点秘密，听不听？”

“嗯，爱讲就讲。”

“不想听，我就不讲了。”他卖个关子，想吊我的胃口，停了片刻，见我没有反应，诗人终于道出了秘密，“临行那天，一个记者朋友说，泸沽湖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姑娘，叫阿鸽七斤，是摩梭的第一美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一次咱们可以一饱眼福啦。”

“睡吧。”

高更吹灭了蜡烛。

我们谁也不再说话。从很远处仿佛传来湖水轻轻拍岸的细语声。

### 三

次日拂晓，我第一个醒来。

悄悄推开小店木屋的后门，看见一片向湖边倾斜的苞谷地。薄雾笼罩着，轻纱似的。同样是雾，这里和川西坝子不同。川西坝子的雾像一层棉絮，浮在上面；泸沽湖的雾是飘逸的，淡淡的。苞谷地的尽头，雾霭之中静静地卧着一个村寨。

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，我穿过刚刚吐苗的苞谷地，向湖边的下村寻去。早晨的田野显得格外清新。空气中浮动着一一种诱人的香气。远处的湖面映着曙红的晨曦，波光粼粼。

小路上，两个摩梭女孩子从雾中走来，先是身影，待走近些才看清容貌。她们穿着百褶裙，肩上挎着背篓；体态健美，步履轻盈。她们认出我是外来人，远远地投来关注的目光。两人从我身旁擦肩而过，也不招呼，只是报以友善的一笑。那是一种只有摩梭少女才有的极有魅力的微笑。从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植物和动物的香味，浑然一体。真是奇特的种族，奇特的女性。我不禁想，大自然对摩梭族的恩赐和厚爱，有什么报偿？她们的爱情观又会是怎样的呢……

到苞谷地尽头，翻过一堵土墙，就是湖畔。沿湖长着一溜参天的杨树。四周出奇的静谧。只听见湖水在轻轻拍岸。湖边泊着几条独木舟。两三只白鸡悠闲地在沙滩上觅食。风吹动着树叶。让人体味到一种宁静的美。

我顿时感觉到一种许久以来没有过的轻快，仿佛从沉重的罗网中突然得到解脱。郁积在胸的那些烦恼、阴霾，都被冲淡

了。

沿着湖边信步朝寨子里走去。也许这时正是男阿夏回亲家的时刻，碰巧的话可以一睹他们“走婚”的风采。

西谚说：第一个遇见的人是朋友。在寨子里我第一个遇见的却是一位摩梭女郎，肤色黑红，正用桶在湖边一个小坑里汲水。这种小坑，每家门前对着湖畔的地方都有一个，里面的水经过沙过滤后很清澈。她看来有二十一二岁，穿着紧身的衣衫，身体的线条透着青春的气息。我走上前，小心地搭讪道：“请问这里是泸沽湖下村吧？”她抬起头来，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。这一刻我才发觉她的美丽令人惊叹。这是一种略带野性的美，光洁润泽的肤色，一双清澈的眸子闪闪发亮，摄人心魄。（娟娟也有这样一对眸子，但已经不属于我了！）她露齿一笑，并不答话，提着水匆匆回院子去了。

摩梭人居住的房屋都是圆木垒建的，这种建筑又叫木楞房，用圆木去皮垒架而成，房基垫着大石块。临湖是一排木楞高墙，院子的大门朝左开着。我不自觉地朝门里窥望了一下，却什么也没有瞧见。那矜持的摩梭姑娘就像忽然消失了。

雾渐渐散去。天光明亮。我踩着湖畔的细沙往前走去。湖边可以见到汲水的摩梭妇女，还有几个站在独木舟里用湖水洗脸的小孩，满脸天真的神态。然而“走婚”的摩梭男人，却一个也没有发现。真让人扫兴。

我正在纳闷，终于看见一个“男子汉”迎面走来。这是一个戴尖尖帽的摩梭少年，矮个头，脸上还带着稚气。问他这么早到哪儿去。

“回家罗。”

“昨晚住在哪儿？”

“那边喀！”他用手指了指，脸上的表情严肃而单纯。他的

脖子后面挂着一个如意坠子，一甩一甩的。看模样，只有十岁光景。这么小不会是“走婚”吧？

回到上村小店，高更刚刚洗漱完毕，正用一把小刷子在给他脚上的皮鞋上光，动作麻利而优雅。那小刷子是他的随身之物。

高更对我的发现不以为然。

“走婚没有这样的走法！”他自信地说。

孙师傅附和着：“是不大像。”

高更灵机一动，忽然提议：“干脆我们搬进摩梭老乡家里住怎么样？”

“主意倒不错，但行得通吗？”

高更拍拍胸口：“你们等着瞧我的！”

吃完早饭，我们先去村寨大队部。正往下村走，后面有两个穿着百褶裙的摩梭妇女背着两篓柴疾步走来。其中一个年纪稍大，另一个就是刚才在湖边汲水的姑娘，没想到一顿饭工夫她就上山把柴砍回来了，脸庞红扑扑的。她大约认出我来，含笑而视。

高更大摇大摆地上前攀谈，问队部怎么走。她们指了指一棵大树的方向。那是一棵巨大的槐树，树下有一间瓦屋。

诗人笑着瞥了我一眼，又与她俩小声咕噜了一通。只见她俩用摩梭话交谈了几句，神态很认真，大约是商量什么。然后，那姑娘回答了一句，就往村寨里走了。

高更转过头来，挤挤眼说：“有门！她们说回去商量一下。”

孙师傅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商量什么？”

高更大笑：“搬进女儿国住呀！”

在大队部，从部队复员的年轻乡长接待了我们。刚坐下不久，那个年纪稍大的摩梭妇女来了，她对高更说同意我们三人

借宿。

诗人拍拍我的背，那眼神十二分的得意，仿佛在说：“怎么样！”

我微笑点头，真服了他了。

年轻乡长问：“住在哪一家？”

“阿鸽七斤家。”

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。我和高更惊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双方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。

正如我所预感到的一样，当摩梭妇女把我们三人带进主人家时，大家意外地发现，刚才那个背柴的漂亮姑娘就是阿鸽七斤。

#### 四

也许我们不该以借宿客人的身分，住进泸沽湖最美的摩梭姑娘的家里。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。

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人口不多，但像所有摩梭人一样十分好客。主人殷勤地请我们围坐在火塘前。火塘约有半平方米，南面砌着一个黄土台阶，上面供着一个小白瓷佛像，大约是神台。神台下边的火塘边，有一块石头，起初我们都不知是作什么用的，后来才知道那叫锅庄石，是祖先神位。

男主人叫瓦布达巴，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精干老头，衣着很讲究，紫红的裤子，外罩一件棕色长袍，长袍外是一件深褐色滚边的外套，领口和袖口露出一圈紫红，头戴一顶暗绿色藏式毛呢宽边礼帽。他的模样儿给人印象稳重练达，饱经沧桑。阿鸽七斤叫他“阿爸”。我们都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来以前听说摩梭人家里只有舅舅，没有父亲。但看得出来，从瓦布达巴的坐位

以及招待客人的威仪，都表现出他是一家之长。相反，阿鸽七斤的阿妈，则显得谦和而顺从。她有五十开外，典型的摩梭人打扮，脸上已有皱纹，但眉目清秀，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我隐隐觉得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摩梭家庭，但又不便多问。

同围在火塘周围的家庭成员，还有阿鸽七斤的舅舅西比顶巴，一个寡言而不引人注目的男人。那个背柴的中年妇女叫哈错，是阿鸽七斤母亲的妹妹，七斤叫她“小妈”。七斤的阿妈说，阿鸽七斤还有一个妹妹，叫阿鸽八斤，到永宁镇卖鱼去了。这样算来，主人家里共有六口人。

摩梭人待客是很真诚的。瓦布达巴老头用一个小铁罐在火塘边熬好砖茶，再把茶水倒进一个黑得发亮的竹筒里，然后掰了一两块白色的酥油，用竹棍在筒里上下搅动。他的动作熟练而有条不紊。一会儿，从筒里倾倒入乳白淡黄的茶液，盛满三个小碗，恭敬地请我们喝。这就是慕名已久的酥油茶。端在嘴边，呷了一口，味道很特别。主人自己则只喝茶，酥油是待客的。

我们被主人安排在经堂住宿。这是一种很高的礼遇。从西厢房沿着木楼梯上楼，穿过一段不长的雕花木走廊，尽头就是经堂。经堂面积只有七八平方米，朝东的一张小桌上，供着二十八盏小油灯，壁前贴着两张肖像，一张是班禅，另一张是穿着黄袈裟的达赖。右边的矮桌上整齐地堆着一摞经书。

我从经堂的布置判断，认为瓦布达巴老头可能是一个喇嘛，高更不相信。

“喇嘛咋个会有女儿？”

这也是的。

我们很快就感觉到，这个摩梭家庭的实际主宰是阿鸽七斤。不仅阿妈听她的，连瓦布达巴也依着她。她不单很漂亮，而且

非常能干，举止谈笑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。和我们谈话，她像公主一样矜持，还喜欢调侃。而且她似乎不爱作摩梭妆，我们到家时她已换掉了百褶裙，穿一件浅棕色粗纹灯芯绒外衣，普通的蓝裤子，一条粗大的辫子随便地甩在肩后。后来混熟了，我们才明白，她这样做，一是因为在家做事穿着长裙不方便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愿穿上民族服装让人拍照。说起那些游客，七斤嗔怪道：“他们尽骗人，照片也不寄来！”

午饭很丰盛。好些菜是专为我们做的，全是阿鸽七斤的杰作。有新磨的豆腐、磨芋，烧土豆片，肥亮的猪膘肉，青菜胡豆汤。还有酒，是摩梭人自酿的一种米酒，叫苏里玛，黄澄澄的颜色像啤酒，也微带苦味，但较清淡。喝酒前，主人必定先洒一点在锅庄石上，有敬神祭祖的意思，也是为客人祝福。

席间，只有瓦布达巴和七斤的舅舅陪我们进餐。七斤伫立一旁，只管不停地给我们添饭。按摩梭人的习俗，招待膳食由男人作陪，女人不陪客吃饭，除非这客人是她的阿夏。真有意思。

## 五

午饭后，主人邀我们乘舟游泸沽湖，由阿鸽七斤和哈错操桨。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独木舟，长约三米，是用整根树干刀劈斧凿成的。舟的形状犹如北欧童话里的巨人木靴，却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：猪槽船。村寨里几乎每家都有这种独木舟，供平日捕鱼、捞虾、打水草用，也是一种交通工具。

泸沽湖面积约有七十平方公里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水清见底。望着这未遭到城市污染的湖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群山倒映在湖中，湖光山色美不可言。起初水呈玻璃绿，水底可见缕缕海草，